

宋美齡全傳

闕燕梅 李艷 謝櫻溟 編著

下



中國華僑出版社

宋美龄全传

(下)

阙燕梅 李艳 谢樱溟◎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第二十二章 访问印度

英美对日宣战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日军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登陆，轰炸在菲律宾的美军及设施。同时，日本海军在马来西亚海岸附近击沉英国远东舰队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12月25日，驻香港英军投降。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马尼拉，驻菲美军撤往附近山区。2月7日，日军登陆新加坡。一连串的事实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向东南亚的疯狂进攻，直接攻取英、法、荷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日本还与德、意法西斯结盟，一时间战争的规模急速扩大，更多的国家被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

对中国来说，在这抗战的第四个年头，国际形势终于好转了。美国的“中立”地位终于不能再保持下去，珍珠港事件造成了美国的巨大损失，在自负的美国人心中留下了创伤。日本的欺骗伎俩也让美国人大为震怒，罗斯福向全美发表广播讲话，誓要带领全国人民雪珍珠港之耻。丘吉尔闻讯激动地大叫：“我们从此不会单独作战了！”当美、英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接连遭遇重挫，被日军逼得几无立足之地时，才想到艰苦条件下独战日本四年半的中国是多么的艰难伟大，决意和中国在军事上结盟合作，共同斩除日本在远东的魔手。

中国也不再孤军奋战了！蒋介石欣喜异常，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策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宋美龄也亢奋不已。她呼吁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已有几年时间，可美国迟迟不肯公开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现在美国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情况一下子发生了改变。她很快接受了美国新闻机构的采访，并发表文章呼吁反日国家联合起来，声援美国。蒋介石召集何应钦和白崇禧等人商议，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澳五国军事同盟。蒋介石还紧急约见美国驻重庆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请其将此建议代为转告美国总统罗斯福。

有了英美做正式盟友壮胆壮气，蒋介石决心结束中日互不宣战的奇怪现象，也向日本正式宣战。“七七”事变后，中日两国并没有明确宣战。日本的算盘是，担心正式宣战会刺激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美、英等国，所以在称谓上把事态缩小化，只把侵华战争叫做“中国事变”，后又扩大为“支那事变”。以“事变”来替代“战争”一词，用意不过在于说中国国内没有正式的组织，在这种地方进行军事行动不需要宣战，天皇的宣战对象只能是要争霸的、与他竞争的国家。故此日本在1938年初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开国际外



交之先河。在蒋介石一方看来，既然日本没有正式宣战，美、英支持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态度又不明朗，所以也不宣战。他总是强调“我们是应战，不是求战”，是“正当之防卫”，因为他觉得如果对日宣战了，就会给日本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合约的机会，重蹈甲午战争时被日本合法占领武装侵略所得的覆辙。

1941年12月9日下午7时，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牺牲一切，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4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罗斯福于12月23日回电表示同意，建议组建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成立由中、美、英三国军人组成的统帅部联合参谋处，共同指挥中、越、泰、缅四国军事。

1941年12月，中、英、美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美国的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的驻印度军总司令哈特莱，中方是蒋介石出席，担任蒋介石翻译的宋美龄也出席了会议。除此之外，还有何应钦和徐永昌。蒋介石与英、美等国重要人物谈话时，大多由宋美龄现场翻译。她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第一夫人”，所以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每当这种场合，宋美龄的谈话都被认为是“半官方”的，实际上她是经常发言的公认的“权威人士”。

会上中、英双方在中国是否出兵缅甸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此时中缅公路已是中国唯一可与美、英联络的交通线，缅甸的防卫问题是蒋介石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也是会议上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英国代表、驻印度军总司令哈特莱有着一副英国绅士的傲慢脸孔，他只强调英国对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保卫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和缅甸，对中国战场却只字不提，甚至蛮横地要求霸占美国根据“租借法案”运到缅甸的所有战略物资。对蒋介石主动提出的愿派8万人的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让步，哈特莱的回应是：“如由贵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宋美龄不得不发言道：“请注意中国的地位。”蒋介石则对哈特莱的无理要求表示宽宏大量，“中英是患难之交，应互助互谅，如英国需要美援物资，不妨与中国方面商洽。”蒋介石并没有答应物资归英国单独占有，他强调如果中国战场失控，英国保卫缅甸的计划就会全盘失败。美国代表勃兰特支持蒋介石的意见，并从中撮合，中英双方各有妥协，同意按比例分配，最终通过了《中英共同防御缅甸路协定》。

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国情迥异，对待中国的政策一直大不相同。罗斯福愿意扶持中国，已日薄西山的英国则担心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会因中国的崛起而动摇。远东殖民地本已被日本打得不复往昔，而如果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战争胜利后英国会减少更多权益，所以他虽在演讲中赞扬过中国军队的勇敢，却始终明白地表明对罗斯福扶植、承认中国大国地位的不合作态度。



陪夫出访印度

古老的印度在 17 世纪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印度人民为了独立自由，不断掀起民族解放运动。到 1939 年欧洲战场大战爆发时，英国方面代表印度向轴心国宣战，却仍然不承诺还印度以自由和独立。为反对这“没有自由的流血”，领导印度独立的国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

野心膨胀的日本见有空可钻，马上乘虚而入，利用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理想和对英国的仇恨不满，大肆鼓吹“亚洲乃亚洲人之亚洲”，“大东亚圣战的目的在于解放亚洲有色人种”、“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亚洲”，还利用佛教和日货等手段进行渗透，目的是使印度分化，接受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诱惑。印度的“反英亲日”情绪在日本的无耻煽动下一度高涨。

英国见事态紧迫，为了不被日本夺去印度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不得已答应战后印度独立自治，但印度国大党坚持先独立后参战。当时英帝国的威望已经因远东战局的恶化每况愈下，1941 年 7 月，英国当局在印度批准改革，许诺战后准予印度自治，并立即扩大本地人对印度行政事务的管理。1942 年元旦发表的 26 国联合宣言中，英国同意在印度成立一个联邦国家。此时的日本渐渐露出侵略成性的真面目，印度国大党意识到日本侵略者比英国殖民主义者更危险，1942 年 1 月，尼赫鲁提出了同情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决议并得到通过。然而，英国反对，国大党只好又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采取的不支持英国作战的方针。英、印双方又陷入僵局。

印度国内的有识之士也采取了行动，1 月 4 日，印度一些著名人士联名致电正在华盛顿参加会议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英国迅速采取行动，实行目光远大的政策，来争取印度人民的信任和合作，只有如此才能增强对日作战力量。

新上任的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敏锐地觉察到了此时印度在盟国对抗日本的进程中的重要性，又由于两国紧邻，如果印度投降于日本，中国将处于被四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所以他决定出访印度，目标有二：一是协调远东战区防务，与英国驻印度总督和英军总司令哈特莱讨论对日防御、交通畅通和保障援华物资的供应等问题；二是调解缓和以甘地和尼赫鲁为首的要求印度民族独立的力量与英国殖民当局之间的对峙局面，使印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够投入战争，戮力抗击日寇。另外，蒋介石也想进一步和印度国大党建立关系，促成中印合作，以提高中国和他本人的国际地位。

蒋介石的想法首先要提请美国的认可。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计划很赞许，希望蒋介石打着中国受到日本侵略的亲身遭遇的牌，说服印度国大党向英国当局妥协，以共同抗日。蒋介石和宋美龄请罗斯福代为向丘吉尔转达此意。英国政府显然不愿意任由别人插手自己的内部事务，但为盟国关系和对日作战考虑，只好勉强同意。1942 年 1 月 28 日，英国驻华大使代表英国通知重庆国民政府，欢迎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但是提出一些要求：一是蒋介石应保守访问秘密，在离开印度时应发布促进印度与英国合作抗战的消息，二是希望蒋介石先会晤印度总督，再会晤甘地和尼赫鲁等。

1942 年 2 月 5 日，应英国驻印总督林利思戈勋爵的邀请，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从重庆出发，踏上访问印度之旅，同行的有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宣传部部长董显光和教育部部长张道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及中国驻缅甸总领事



等。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首次出国访问。宋美龄亲自担纲翻译，事先还精心准备了演讲和在印度妇女界的活动计划。

2月9日，蒋介石一行15人抵达新德里。由于是秘密访问，蒋介石到达印度的消息5天后才会公布，所以没有盛大的欢迎人群，蒋介石和宋美龄下了专机后直接前往总督府。当天下午印度总督府德佩大厅里举行了总督林利思戈勋爵欢迎蒋介石夫妇的宴会，英国驻印军总司令哈特莱也一并出席。总督致欢迎词，蒋介石致答词。

总督林利思戈勋爵的欢迎词向中国人民的战斗精神致意，他说：“我们现在很荣幸地与中国并肩作战，以对付残酷的侵略者，就是在成立同盟以前，我们对中国英勇坚毅的抗战，也早有佩服的心理。中国的英勇对于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蒋介石的答词由宋美龄翻译：“溯自日本第一次入侵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即一致奋起，发挥高度之热情与坚忍不拔之勇气，为公理、爱国之心与不自私之心所驱使，以迈赴共同之目的，期于忍受痛苦与牺牲后，得能产生一新世界，而使男男女女都能享受和平与幸福之生活也。”

会谈中，双方都表示愿意加强战事上的合作。总督表示：“两个伟大的国家共有8亿人民，占世界人类的1/3，只要中印一心，为共同目标共同努力，中、印、英和一切盟邦的最后胜利必将早日到来。”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对蒋介石夫妇的访印存有戒心，担心他们插手英印纠纷，支持印度国大党。总督林利思戈勋爵说：“阁下暨夫人与尼赫鲁的友谊很好，此是印度国民共知的事情，阁下此次前来，国民大会分子在报纸上曾经大力传播消息。如果在民众心目中留有印象，以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非曲直，并且袒护国民大会的话，那么将使我感觉十分困难。这种印象绝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他建议蒋介石夫妇在接见尼赫鲁之后，广泛会见印度各党派领导人。

蒋介石建议驻印军总司令哈特莱加强在印度的军事防卫，严防日本的进攻。蒋介石了解了印度的军事力量和防卫准备，分析了日本的进攻可能性，认为日军进攻印度不必经由缅甸的陆路，完全可以利用海空军扰乱沿海一带，打击印度的士气，使印度人民陷入混乱恐惧的状态。蒋介石直言“印度没有足够的军队以保卫印度”，海岸线又太长，只有把军队集结在少数战略据点，待地势和形势有利时再反攻。

2月11日，蒋介石夫妇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阿柴德和执行委员尼赫鲁。尼赫鲁为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民未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盛情欢迎蒋介石表示了歉意。蒋介石询问起印度国民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阿柴德回答：“我们的手足为英国所捆绑，无法努力参加作战。”蒋介石和宋美龄表示将帮助印度尽快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尼赫鲁说：“国大党同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会接受日本的占领。目前印度人民尚未充分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是由于英国不愿意解除它加在印度人民身上的殖民枷锁，但是一旦日军入侵，印度人民将协同英军抵抗，决不回避责任。”

随后，在尼赫鲁陪同下，蒋介石访问了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宋美龄在欢迎会上发表了英文演讲，热情赞扬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并向不久前逝世的泰戈尔致以崇高的敬意。全印学生联合会于2月15日举行“中国日”活动，请宋美龄代转一面锦旗送给中国学生团体，锦旗上写着“敬赠英勇的中国学生”。

几天里，蒋介石参观了印度西北边境的开伯尔山口要塞，会晤了民族领袖圣雄甘地、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等。



巧充“圣雄”甘地的翻译

蒋介石和宋美龄与著名的圣雄甘地的会面颇费周折。为示尊重，蒋介石夫妇想按中国的礼节登门拜访，前去孟买附近甘地的住处沃尔塔。甘地则想按印度的习俗前往客人在新德里的住处相见。英国方面也希望由甘地去拜访蒋介石和宋美龄。

为此英国总督特意致信给宋美龄：“如果蒋介石夫妇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政治上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蒋介石不要这样做。”丘吉尔也打电话给蒋介石，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蒋介石和宋美龄采取了折中办法，改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面。蒋介石和宋美龄赶到加尔各答，而年迈的甘地则是乘坐三等车厢来到加尔各答的，像他竭力保护的穷苦人一样，忍受着旅途的劳累。

2月18日中午12时10分，加尔各答的一个私人寓所里，双方终于见面了。在座的还有尼赫鲁、甘地秘书以及董显光、张道藩等人。

蒋介石由衷地说：“我见先生身体健康，心中颇感欣慰。”甘地回答：“人人以为我的身体甚佳，也就是各方面对我的希望很多，我真不知道如何竭尽绵力以答各方的厚望。我的身体表面很好，其实已经枯萎。”其时，甘地已年近80岁。

甘地见蒋夫人宋美龄的英语极为流畅，声音非常悦耳，就请她来做翻译。宋美龄当即表示同意。

蒋介石和甘地主要围绕不合作主义进行了讨论。蒋介石和甘地大谈团结抗日，甘地风趣地说：“阁下革命有阁下的武器，我有我的武器，你的武器声音洪亮，我的武器则寂然无声。”甘地把他的武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起源及过程介绍给蒋介石，认为“它已经给我们国民以希望及勇敢，并且训练了大批民众，起而对抗世界上最强大最有组织的武力。我的目的就是要用非暴力来完全有效地代替今日世界处处横行的暴力”。

蒋介石问，不合作主义究竟是目的还是方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甘地沉静地回答：“我的不合作主义，乃是一种方法；若讲到实际目的，我不仅要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合作，而且要与英国人合作。”

宋美龄表现出了对非暴力的有效性的怀疑：“先生以为先生的方法已经获得部分成功，如果时间因素有利，还要用它完全这样做下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甘地很坚定：“非暴力政策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我不会让新的形势使我恐惧得无所措。”

蒋介石试图努力向甘地表明，如果印度现在不支持英国，就不能尽快打败日本人，一旦日本人占领印度，印度的独立之路将更加漫长。他委婉地说：“我认为不必等到日本人侵，不如从英国人手中直接获得自由。先生已艰辛奋斗了41年，时间非短，而革命尚未完成。”言外之意是，希望甘地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考虑，正确处理同英国的关系，支持盟国尽快打败日本人，这样才可能早日取得梦寐以求的自由。

甘地还是坚持“不合作主义”这个头号武器：“即使独立也不愿以暴力得到，否则我50年的生命史要重新写。我不以为一个日本军比他们更加恶劣，英、美的民主主义是假面具，他们只为了白种人的利益，从黑人手中偷窃了非洲的土地，南非土人可以像兔子那样随便给欧洲人杀害；黑人无论受过怎样的高等教育，在美洲是不准与白人同车的。对于被压迫



的民族，任何外族统治者都是一样恶劣，只有印度获得自由方能解脱英国的屠杀或其他外族的屠刀。”

宋美龄说：“黑人与白人同车，在南美不行，但现在北美是可以的。”她劝说印度国大党改变政策帮助英国，参加对日战争，这与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目标并不矛盾，根据英国战后给印度独立的地位的承诺，战争越早结束，独立越早来临。

蒋介石分析了革命的两要素：一为争取时间，二为争取同情。争取时间，就是眼下为中印两民族应精诚合作，共同抗日的最好时机；争取世界同情，则如宋美龄所说：“这比任何力量都大，印度如欲得到此种同情，唯有参战。现全世界人类，其中80%的知识分子，俱表同情于印度，然如印度参战，同情者的数量必定增加，否则必致减少。”

最终，甘地并没有同意改变其对英国的政策，但是道义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印度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中国方面。甘地说：“抵抗侵略是中印两国应有的共同目标，但国大党现在无力参加，心中也绝无疑义地可以容纳英国的帝国主义。”他向蒋介石保证：“我们接受阁下忠告，不作节外生枝，增添灾害的举动，让恶魔去自生自灭。”印度国大党将采取“不捣乱政策”，但要求“国大党对于战争能有积极和有效的贡献，必须是英国允许印度独立”。他还希望蒋介石对英国施加某种压力，“用压力来使我们相信你的主张，这是一种友谊的压力”。

4个半小时的长谈结束前，甘地微笑着转向宋美龄说：“现在我想把我的武器送一件给夫人。”原来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要求国民不纳税，不买英国货，自给自足，他送纺车给宋美龄，意在勉励中国妇女努力从事生产劳动。会谈没有达到美英的目标，蒋氏夫妇只得告辞，带着甘地的珍贵礼物——纺车。

向印度妇女宣传抗日

2月15日，全印妇女协会举行茶话会欢迎宋美龄的到来。会上，宋美龄发表了《向印度妇女发表的谈话》，慷慨感人，兹录如下：

首先我要道出贵国目前的遭际，我想这是各位所愿意知道的。我想各位都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中印两国人民数千年虽有共同的思想传统，充满着其他民族所未曾阐扬的、最渊博深奥的哲学遗产，但中印两国的精神均是求真务实的。你们可能会跟一个极狡猾的敌人作战，在过去5年中，我曾经一再指出日本军阀的真面目，以及他们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但是由于西方各国太过注意其自身事物，一致往往指责我的劝谏为宣传。直到如今，整个世界已尝到日本军阀在新加坡及马尼拉各项作为的滋味时，他们才认识到我以前所讲的绝非由于受了战争的影响而虚构的，乃是赤裸裸的事实。

1932年在上海，当中日双方对某些条件获致原则上的协议时，不料在签约的前晚，日本军阀轰炸并纵火焚烧闸北，以致千千万万人民非死即伤。再如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当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及特使来栖正与赫尔国务卿会谈时，日本军阀同样的，一无警告便袭击珍珠港。

任何一个国家凡以不信不义为其国际交往的认定政策者，是绝对不足以信任的。日本武装如今已在贵国门首。他们已向中国及缅甸进攻。如果他们一旦进攻印度，情形将怎样呢？他们会这样说：“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但是，这是一句谎言。

你们可知道在南京发生些什么？在我军撤离后，日本军阀搜出每一个壮年男子，一个



个腕间用绳扎住，押他们走出城外，痛打后再拿刺刀去刺。之后，日人甚至懒得去用刺刀或手枪，往往叫他们先掘好一个个的坟墓然后活活埋葬了事。

他们对我们的孩子又怎样呢？日人先是俘虏，然后取出他们的血液作输血之用。他们并且把那些孩子们一船船地运出，被训练成危害祖国的奸细。我们曾发现很多的小间谍，他们自己说是经日人训练后来危害我们的。这种事情特别是发生于1932年日人占据我国东三省之后，是时成千成万的儿童都被运送去受特种训练，使之日后来颠覆祖国。

当日本军阀占领并攫取一个城市时，他们非但尽情劫掠一切，且戕害一般人民的灵魂，也即是尽一切可能来同时毁灭躯体和灵魂。有时当某些幸存的人民充任日人的苦力时，这些人竟然得到鸦片及海洛因作为工资的一部分。所以日本军阀实在是世界上最残暴和毫无人性的敌人。

为了抵挡敌人的攻势，我们曾先竭尽一切力量，藉以争取时间来准备自己。但是到了最后，知悉了敌人的毫无人性时，我们纵令准备得不够充分还是要拿起武器来，因为我们意识到不论苦难及死亡是如何地可怕，还有比这个更坏的便是肉体的被奴役和灵魂的被奴役。

中国今天是民主国家所深知的一个盟友，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个称谓，乃是由于我们大半都以血肉之躯及拙劣的兵器来作战，同时并在往后方运资财，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有这股勇气，乃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了拯救国家都得有一种牺牲个人生活的决心。

战事爆发后，中华妇女瞬即组成了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每一省设有一个分会，而在每一县市又设有一个支会。我们遵照一个切实的纲领以协助抗战获胜。我们曾经训练过，同时亦在继续训练中，成千的青年男子，并分发到国内的每个角落去告诉民众：这场战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在贵国中一定有不少人，依然不明了这次战事的意义，自必须也加以解释。我们有许多大学女生跑出学校来参加战事工作，这是因为她们说过当国家危难时，哪有心情读书。我个人曾经亲自训练过这些女子。她们受训完毕后，有的人便到军队后方去担任军民联络的工作。

在起初当局颇多疑虑，这些年轻女子如何能处在许多粗鲁的男子的大医院中工作？谁能保护她们？你们可知道她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男的都称她们为军友，并对她们敬礼呢！现在我们收到数以百计的电报要求派遣更多的护士和医务人员，这是由于女孩子们不但因其护理的能力而受人尊敬，同时也由于她们对于住院伤兵能尽其慰劳的责任。中国和印度一样有很多文盲，因此我们的妇女工作者也为铲除文盲而努力。许多士兵在疗养伤患期间，同时也学习读书写字。

国内有许多大小工厂实业惨遭毁坏，因此我们只得回到手工业上去。现在许多生产中心地区都已建立起手工业，我们只要举出一件事实便足以表明这类工业的成就。这就是说非但在生产中心的地区内，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已提高了不少，而且由于妇女们在这里得到工作，她们的父兄丈夫才都去投效军队。你不能希望男子离家去投军，除非他清楚地知道家中的票子恰能养活自己并照顾孩子们。

中国的精神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因国难而团结，我们的努力自必获致胜利。在任何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如果要得到成功，一定要有些人甘愿牺牲一切，以求得他们认为最可宝贵的东西。在我们中国的确有这一类的人，我并不是指蒋委员长，也不是指我自己，我指的是中国人民，那些无名的英雄们。

中国和印度一样，是一个传统深厚的国家。在我们肥沃的土地上，现在虽为无数爱国者，无数军民的鲜血所浸染，但将来一定是收获果实的。中国有一句格言：“只问耕耘，不



问收获。”我们这一代的人虽不会收获到耕耘的全部果实，但是下一代一定是会得到我们牺牲的果实的。因为我们今天收获了我们祖先所努力的果实，所以我们也必须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子子孙孙而耕耘。

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稍后，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在住地的草坪上接见了新闻记者。蒋介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后由宋美龄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有记者问起这次访问中他们对印度的印象如何，宋美龄的回答是：“印度妇女，一如中国妇女，在重建祖国之工作中，将负有重任，此次来印，得晤印度妇女领袖多人，深信印度妇女必能完成此目的，余所晤及之诸位女士，其大公无私之精神，感余甚深，彼等倘为印度妇女之代表，则印度之前途，必较过去尤为光明。”

2月21日，蒋介石夫妇起程回国，临行当天，宋美龄在印度加尔各答电台亲自广播了中国政府首脑的《告印度人民书》英文稿。文中说，中印两国人民命运相同，因此应携起手来，并肩作战，呼吁印度人民加入反侵略阵线。对英国则要求“不待印度人民有任何的要求，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使他们能发挥精神和物质之无限伟力。

《告印度人民书》得到了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肯定，尼赫鲁称蒋介石的访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象征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的友好和未来的同志关系”。而且蒋介石对英国赋予印度民族解放权利的呼吁是在丘吉尔事先致信要求勿有“违反总督或英王意愿的举动”的情况下发生的，表现出了中国人的正义感。蒋介石的举动和舆论反响对英国当局形成巨大压力，2月24日，丘吉尔发表意见：“英政府对蒋之建议已加以同情之注意，目前英战时内阁已对整个局势彻底检讨。”当然，英国不会允许印度马上独立。

1942年6月，宋美龄在美国自己的母校卫斯理安女子学院建立了宋美龄奖学金。这项奖金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东方各国的优秀女学生有机会到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深造，访印之后一直不能忘怀的宋美龄特意指定，印度可以优先派遣一名女学生学习。经协商，作为东方第一名享受宋美龄奖学金的印度学生，尼赫鲁的女儿潘狄特进入卫斯理安女子学院学习。

蒋介石夫妇访印协商中英在缅甸战场和印度防务的问题的目的没有达到，日军不久开始轰炸印度城市。而蒋介石积极与英美首脑交涉，批评英国“闭眼不看事实”，希望罗斯福促使英国做出让步，导致中英关系紧张。

虽然蒋介石访印未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他们对印度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了印度人民的欢迎，在国际上同样反响良好，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得以提升，同印度国大党也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宋美龄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访，她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高度评价，这使她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第二十三章 美国魅力之行

威尔基访华

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9月进攻波兰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了法西斯的危害，终于下定决心废除中立法，制定租借法来支持英法反对德、意、日法西斯。

1941年初，罗斯福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表示，美国将为盟国提供武器与战略物资。随后，3月份通过了租借法案，明文规定了该法案对中国来说也同样适用。在此法案的基础上，罗斯福同意了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三项要求：一、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二、协助中国装备训练30个陆军师；三、巩固缅甸补给线。实际上，这是个空头承诺，由于马歇尔、史汀生等人的反对，罗斯福总统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对此，他心怀歉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船只葬身于海底。此时必须加强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的盟国力量，尽快结束战争，以防止日本将侵略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用于下一步的反民主国家的军事行动中。当然，这与宋美龄通过电波向美国所做的宣传工作是密不可分的。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加入反法西斯战争，这对于同盟国的建立及其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此时，罗斯福意识到中国为抵抗日本而进行生死存亡斗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就是在帮助自己。

在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席位的威尔基，败给了民主党竞选人罗斯福。与往届总统竞选时双方唇枪舌剑不同，威尔基表现得极有风度，在竞选时他表现得极为诚实，对罗斯福某些改革方案和外交政策表示了赞同，这种坦率的风度在政坛上是很少见的，因此赢得了美国民众及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和好感。最后，威尔基以500万的票数之差败给罗斯福。

已经是第三度当选总统的罗斯福是个心胸开阔的人，知道威尔基很有才干，也有国际视野，对殖民主义嗤之以鼻，于是任命他为总统特使，以图对战时外交有所促进，其足迹遍及英国、中东、苏联以及中国。威尔基来中国访问是在1942年9月底到10月中旬。

可以说，正是威尔基促成了宋美龄的访美。1942年11月18日至1943年7月4日这段时间，宋美龄能够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并一路受到欢迎，得到这两国元首的礼遇与威尔基对她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威尔基生于1892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有“华尔街赤脚大仙”之称。他长得棱角分明，办事沉着冷静，来中国时虽已50多岁，但精神饱满，没有一丝倦意。

蒋介石和宋美龄十分重视这位重要人物的来访。国民党官方毫不夸张地说：他是继上世紀退休总统格兰特访华之后，级别最高的美国访客。威尔基到达迪化后，蒋介石特派董显光和朱绍良前去迎接并护送威尔基到重庆。威尔基到重庆时，全城张灯结彩，街道两旁人头攒动，以此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蒋介石夫妇热情招待这位热情奔放的美国总统特使。为了欢迎威尔基，宋美龄特意以“美国援华会”中国名誉会长的名义在两浮支路外交部官舍举行了茶话会。宋美龄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这让威尔基十分高兴。心直口快的威尔基当即建议蒋夫人访问美国，向美国朝野宣扬中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威尔基表示，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问题和中国人民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世界的和平乃取决于战后东方问题是否能够获得公正解决。

几天后，威尔基向孔祥熙解释邀请宋美龄访美的原因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多么坚决地相信，让我的同胞了解亚洲的问题和亚洲人民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宋美龄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说：“必须从这个地区派出一个有智慧、口才和道义力量的人来进行帮助，使我们了解中国和印度以及他们的人民。夫人将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使。她的巨大才能——而且我知道她会原谅我说出这番私人的话——她对中国的高度忠诚，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将会发现她不仅得到热爱，而且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愿意倾听她的话，因为谁都比不上她。她既聪敏，又有魅力，怀有一颗慷慨和理解他人的心，具有优雅端庄的风度和容颜，加上抱有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样一种客人。”

可见，威尔基对宋美龄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事实上，早在美国时他就与宋子文结识，正直、爽快的宋子文使威尔基对宋氏家族很有好感。而这次见到宋美龄优雅的风度、聪明的头脑更是印证了他的想法：宋氏家族的子女都很出色。

威尔基在重庆选择住在了宋子文的豪华住宅中，经常和宋氏家族的成员聚餐聊天，在中国度过了十几天美好的时光。

“一夜代价”换来30个师

宋美龄的效力可抵30个师的说法最早是由美国杂志业巨子卢斯提出的。1941年5月他访问重庆时，建议蒋夫人赴美访问，一是为了调养身体，二则宣传中国的抗日，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卢斯说她的效力可抵30个师的兵力。但蒋委员长考虑到宋美龄的身体，不同意夫人出国，宋美龄这时也没有离开中国的意愿。蒋介石还对卢斯夫妇说，夫人在自己身旁相助，威力可抵60个师的兵力。

而威尔基访华的这段历史在40多年后被传为他与宋美龄之间的一段绯闻。威尔基对宋美龄的欣赏被夸大并扭曲，历史变为了杜撰，这件事情在加上了想象之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谈资，这是令人心痛的事情。

不能否认宋美龄的女性魅力。她在温柔之中透出犀利、精明的作风，举手投足之间所表现的迷人气质使得罗斯福、威尔基、史迪威、陈纳德等军政首脑为之叹服。陈纳德把1937年与宋美龄的会面称做是他“终身难忘的会面”。当宋美龄仪态万方地走进房间时，陈纳德毫不掩饰地记录下瞬间的感受，“她对我将永远是公主”。马歇尔曾向记者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就连一个与宋美龄接触不多的美国记者也写道：



她那乌黑的眼睛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清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即使在那次使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声望达到顶点的会议上，若没有夫人相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熬出来。以至于罗斯福在返美后，对记者说：“在开罗，我所知道的都是蒋夫人向我讲的她的丈夫如何如何，以及她是怎样想的。她总是在那儿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可以了解她，却根本看不到蒋先生。”

宋美龄的风采的确给蒋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但也不能以此作为噱头。美国人皮尔逊在1957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威尔基访问重庆时，在一次宴会上他和蒋夫人消失了一段时间，蒋介石曾派60名宪兵搜寻蒋夫人和威尔基。威尔基回国当天，再度与蒋夫人在密室相处1小时20分钟。皮尔逊是何许人也？他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文笔很好，但人品不佳，曾被罗斯福斥为“习惯造谣的人”。1974年，美国人艾贝尔整理、出版了其父的日记，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宋美龄获悉有关自己和威尔基的“婚外情”的日记出版后，极为震怒，打官司控告了出版公司。打官司需要证据，迈克·考尔斯作为当年美国出版界大亨，他是《展望》杂志的创办人，陪同威尔基访华。在向考尔斯查证此事时，考尔斯一口否定了宋美龄和威尔基之间曾有风流韵事，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考尔斯当时虽然矢口否认，然而却在1985年出版回忆录《迈克回望》时，不着边际地谈到了蒋夫人与威尔基的露水情缘。内容如下：

我们的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那幢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6天的总部。6天的活动相当紧，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威尔基）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达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威尔基）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10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向站岗似的盯在委员长身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即慌乱地提出一连串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案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他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威尔基）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3名随身侍卫都带了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我这里，我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传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翻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威尔基）站在一排射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凌晨4点，出现了快活的威尔基，他就像一个



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叙述一幕幕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邀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威尔基），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惫，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的时候，威尔基已在用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转身对我说：“迈克，请你去见夫人，告诉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威尔基）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下去，她是这么地用力，一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一个星期的疤痕。

考尔斯所谈及内容与皮尔逊如出一辙，而且漏洞百出。他的描述与3人的实际性格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宋美龄和威尔基之间确有隐情，蒋介石又“发怒狂奔”，为何以后他们能相敬如宾，共度一生。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表达了宋美龄访美前后，他的不舍与思念之情。

宋美龄访美起程前，蒋介石恋恋不舍。如：

11月2日记：“今日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唯默祝上帝保佑而已。”

11月17日记：“本日夫妻尤依依不舍，甚以明日将别为忧。唯妻此次赴美，余以关于中美合作、国际与太平洋集体安全等方案交付，敬祝吾妻之能达成使命也。”

11月18日记：“本晨5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吾妻此行平安与成功。9时，送妻至九龙坡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12时，送妻登机，见其机大，乘坐必平稳，此心稍安。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更觉黯然销魂之情景，心甚悲怆。唯祝上帝赐予生育子女，以补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宋美龄起程后，蒋介石十分感慨，于11月19日作诗表达内心的惆怅：“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惆怅不寐苦夫肠。”

宋美龄抵美后，蒋介石对她充满了思念和担心。如：

11月29日日记云：“妻于18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11月28日日记云：“妻于26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12月1日日记云：“本日为余夫妇结婚15周年纪念日，晨起，先谢上帝保佑与扶掖成全之恩德，晚，往孔姨宅举葡萄酒恭祝余妻康健。”

12月31日日记云：“唯以妻在美不能共同团圆为念。”

1943年2月4日日记云：“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念吾妻与两儿不见。”



类似的内容还有好多。如果宋美龄与威尔斯有私情，蒋介石又确有所觉，他是不会写出这样的日记的。从此可以看出，皮尔逊的日记和考尔斯的回忆录是空穴来风，纯属无稽之谈。

宋美龄受邀出访美国

威尔基回国后，记录下了自己的访华感受，并分10次在报上发表。在谈到中国“第一夫人”时，他赞美宋美龄说：

她的才能出众——请恕我这种带有个人感情的说法——以及她对中国的献身精神，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到美国不仅会受到大家的爱戴，效果也必然可观。她的话比任何人的话都有分量。她具有才智和魅力，还有慷慨和谅解的胸怀，她的仪容优美，风度优雅，她的信念炽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物。

在威尔基的热情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了欢迎宋美龄访问的邀请。宋美龄非常高兴。从抗战开始，她就不断地通过广播、书信等各种方式呼吁美国政府的援助，但收效甚微。现在能有机会与美国政府官员面谈，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宋美龄对自己的外交能力十分自信，她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从而给予中国更多的物质援助。

对于宋美龄访美的问题，蒋介石有些拿不定主意，主要是因为民国史上并没有“夫人外交”的先例。宋美龄的访美计划也遭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阻拦。身为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不愿意自己的妹妹插手外交事务，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但宋美龄毅然决定出行。经过再三斟酌，为了争取到美国的援助，而且还可以让宋美龄到美国去治病，一举两得，蒋介石最终表示赞成。

威尔基访华之时，也正是宋美龄身体较差的时期。重庆的天气多雾，使她受过伤的肋骨和脊椎长期酸痛。这是老伤了，1937年宋美龄巡视战地时，所乘汽车为了躲避日本的炮火而导致翻车，造成肋骨和脊椎受损。另外皮肤病也一直折磨着宋美龄，由于经常在外奔波，慢性荨麻疹再次复发使她苦不堪言。借此机会，宋美龄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宋子文知道宋美龄的决心已定，无法阻拦。在11月2日起就通过海底电报向霍普金斯要求为蒋夫人拨一架专机，并且希望她到了美国应该立刻进医院，所有的官方访问都要在她得到医治之后进行。霍普金斯将宋子文的意见向马歇尔转达，马歇尔在11月5日回复道：“有一架同温层客机将经过卡拉奇飞往中国成都，预定11月12日或以前到达，以便把蒋介石夫人接到我国。如果不受气候的干扰，飞机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大约是11月18日。蒋介石夫人在机上有一位医生和护士照顾。机上座位可以允许蒋介石等一共8个人同行，如有新的发展我将随时通知你。”宋子文表示：对美国方面的工作表示感谢，至于医生和护士就不用美国费心，蒋夫人将会自己随带。蒋介石最终敲定了宋美龄的这次访美计划。

1942年11月16日，蒋介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

此次内子之病，承蒙鼎力协助，得以提前赴美早日就医，私衷至为感谢。并得乘此访问阁下与贵夫人，代中正亲致敬意，使中正更觉无上愉快，一若与贵大总统及贵夫人晤聚一堂也。内子非仅为中正之妻室，且为中正过去15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彼对中正意志之了解，并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正之面罄者也。余深信内子此行更能增进余两人私交及扩展我两大国之睦。



1942年11月18日，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开来的波音307专机在机场检修完后，待命升空。蒋宋车队驶抵重庆机场，躺在担架上的宋美龄被抬出救护车，之后又被小心翼翼地抬上了飞机。两名美国护士和宋美龄的18岁外甥女孔令俊陪同前往。宋美龄在机上一直安静地躺着，没有和机长及其他机组人员交谈半句，机组人员按照上级指示没有和乘客交谈。飞机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降落，宋美龄的身体恢复了一些，便坚持要在该地过夜。次日，改换C-54型飞机直飞纽约米切尔基地。

对于宋美龄一路所受的痛苦，蒋介石的副官陆以正在日后有所记录：

这次美国之行的艰辛是非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当时只能绕过“驼峰”，却没有夜航设备。但是为了躲过日本人，只能在夜里飞。从重庆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一共飞了8天，哪儿像现在十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到了，这些对患有皮肤病的宋美龄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一到纽约，宋美龄就住进了医院，两个半月才治好。

11月27日，宋美龄到达纽约后，罗斯福总统派霍普金斯为代表前去接机。在乘车去医院的路上，宋美龄和霍普金斯进行了交谈。宋美龄强调，她此来除了医疗和休息别无其他目的。宋美龄露出动人的微笑，她接着说：“我们中国人在听到日美双方在珍珠港事件前夜还在举行谈判的消息时，是十分不安的。我知道，多亏了像您这样的对日本采取了强硬路线的人在政府中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要损害中国，才防止了这件事的发生。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您表示深深感谢。”她又讲到了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地区的作战计划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以及评论了在《生活》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抨击英国政府的文章。霍普金斯对宋美龄的赞扬表示感谢，并告诉了她第二日的安排，即罗斯福夫人希望看到蒋介石夫人，因此第二天早晨，两位夫人将会在医院会面。

汽车到达了哈克尼斯分区医院，为了安全及保密的需要，宋美龄包下了医院里整个12层的房间。

宋美龄终于重返了阔别了25年的“第二故乡”，她感慨时间的飞逝，曾经在韦思礼学院学习的场面历历在目。如今，她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两位“第一夫人”会面

第二天上午，在霍普金斯的安排下，宋美龄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夫人是一个贤内助，她扶助丈夫连任四届美国总统。她心地善良、正义感强，一直都在关注着中国抗战发展的局势。她对“西安事变”中宋美龄表现出的胆识和自信表示欣赏，同时对宋美龄在抗战期间撰写的通讯记忆犹新。因此，美国方面邀请宋美龄访美，她十分支持。在宋美龄到美国后的第二天，罗斯福夫人马上赶来医院看望。

即使身患重病，宋美龄也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她衣着典雅、华丽，忍着病痛，尽量保持自己最优雅的仪态。她把自己带来的礼物——从前清到民国各个时期的邮票赠送给罗斯福夫人。在来美之前，宋美龄打听到罗斯福总统喜爱集邮，便花费了一些心思，打听哪有珍品。后来听说已经被敌军占领的上海原邮政总局有4册珍贵的邮票，就全部搜罗到重庆，其中的一册就是现在罗斯福夫人收到的礼物。罗斯福夫人双手接过邮票，并表示感谢。

宋美龄表明来美就是为了看病，对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要求。罗斯福夫人露出亲切的笑容说：“美国人民都认为您是全世界女性中第一人物，我与罗斯福也一向钦佩您，这次能有机会相晤，非常荣幸。”



然后谈到作战问题，罗斯福夫人说到美国人的态度要做改变，他们应感激中国抗战对美国有巨大贡献。宋美龄说：“中国抗战，是在为全人类牺牲，今天罗斯福夫人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真是太好了。”

会谈结束时，罗斯福夫人按照西方习惯亲了宋美龄的脸颊，表示愿意和她成为要好朋友。整个会面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气氛十分融洽。

罗斯福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她们相见时的情景：

蒋夫人似乎很紧张、很痛苦的样子，她不能忍受任何东西碰到她的身体。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生无法缓解她的痛苦，我认为这是长期紧张、焦虑和中国气候所造成的后果。蒋夫人颇为娇小和纤弱，看到她躺在床上，我心里想，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帮助她、照顾她。

在宋美龄住院治疗的 70 多天中，罗斯福夫人经常到医院看望她。两位“第一夫人”谈话十分投机，经常就国际局势发表意见。谈到英国人同盟国的态度和她们对丘吉尔的印象，罗斯福夫人说丘吉尔是“战时的领袖”，宋美龄未作表态。她们还就对苏联态度、印度独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每次相处都十分愉快。

1943 年 1 月 14 日，美、英两国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会议，主要内容是商讨对德国、日本的战略问题。由于斯大林的反对，会议就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议后期，斯大林也因苏联、德国之间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没能出席。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所以，当罗斯福通过夫人向宋美龄表示丘吉尔已答应帮助改善中国缺乏飞机的状况时，宋美龄愤愤不平，她难以压抑郁积在胸的不满，滔滔不绝地指出中国受到美国、英国的不平等待遇。她说，中国是四强之一，有关全球战略问题应该由四强共同决定。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就两个国家决定，然后口头通知，强迫其他国家实行，这不符合美国、英国所提倡的民主。如果各国之间不能同心协力，那和平是不可企及的。要知道中国遵行《大西洋宪章》，并不是为自己而战，而是为了四大自由而战。最后，宋美龄愤慨地说自己曾和蒋委员长对中国人民说过中国在国际上和其他各国是平等的地位，如今中国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那中国就没有继续作战的必要了。罗斯福夫人表示了她的同情和理解。

宋美龄在哈克斯尼斯医院治疗了整整 11 个星期，身体逐渐恢复。出院后，好客的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住进了海德公园村的总统别墅中。别墅外观豪华大气，园中景色优美，并很幽静，十分适合宋美龄的进一步静养。此时，宋美龄开始认真准备演讲内容。因为这次演讲不只关系到宋美龄个人在美国的形象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抗战前途，以及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中美关系。蒋介石十分重视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活动。2 月 12 日，他发电报指示：

对美国国会演讲，照来电所述之意甚妥。此外应注意几点，略述如下：一、中美关系传统友谊过去 160 年间，毫无阻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二、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三、今后世界中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若欲达成此目的，必须太平洋东西两大国家之中，美国与中国有共同之主义并长期合作，否则步骤不一，宗旨不明，必授侵略以隙，如此不唯 20 年后，日本侵略者仍将为害于中、美，而且太平洋上永无和平之希望。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务，盖如此不辜负此次大战中所牺牲之军民同胞，乃能达到此次大战之目的。五、中、美两国乃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之大国，亦为太平